

## 不当浅薄之师

□ 张敏

课堂是学生成长的主阵地，更是教师提高能力的修炼场。回首25年的课堂教学之路，我深深体会到构建教学相长的“师生同盟”，方能促进课改之圆形成闭环。

还记得初上讲台时的惶恐和青涩，面对一群青春少年，我的眼光无处躲藏，手足无措，声音不响，神色慌张。忘不了第一次执教朱自清的《背影》，我被深深打动，带着学生连读几篇美文，用了整整一周的语文课。我基本是不加选择地全盘托出、毫无章法地照本宣科，没有顾忌学生的认知程度和思维水

平，不知道寻一个恰当的切入点，站在学生的角度帮助他们消除与经典的隔膜，还他们自主思考的乐趣。

时隔20多年，我无从知道当时的学生是否还记得那次经历，但自此以后，每次执教《背影》我都感到更深的遗憾和警醒：若为浅薄之师，愈是孜孜不倦，愈是误人子弟。

教书育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教学相长，彼此成全是对教师最高的褒奖。2014年，我开始关注语文特级教师王君的博客，从而打开视野，意识到语文学科的浩瀚多元，意识到自己课堂的无聊

和浅薄。于是，我开始锻炼自己解读文本的能力，通过阅读大量的专业书籍和人文读物填补自身浅陋，而优秀同行、教育专家的解读也常常令我脑洞大开。

大量的“输入”促使我不能自己地“输出”，陆续在报刊发表“豆腐块”文章。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文质兼美，选文虽不足千字，但读来情深意长，执教后我写下了3000多字的文本解读《秋的叮咛 生的突围》并得以发表，得到了众多读者的积极反馈。

然而，我并没有意识到要引导学生与文本发生连接，引发他们的独特感悟，只是自我陶醉地向学生“兜售”自以为是的感动，甚至还因学生无动于衷而苦恼，没有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是否给足学生深度学习的导入，是否给他们搭建了必要的“脚手架”，有没有适当地引领和放手……

如今想来依然冷汗津津，那时那地我的心里只有自己，哪有满屋子的学生。这暴露了我在课堂教学中的硬伤——“目中无人”。

后来，随着课改理念深入我心，我强烈意识到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只有建立以核心素养为纲，以学生的语文实践为主线，将语文活动、文本内容、语用知识三者有机结合，整合多种要素设计“任务群驱动式”语文活动，方能落实课程目标。

为此，我需要重建一个观念——教材更是教材，更新一种角色——教师只能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帮助者、呵护者，指引他们到广阔的语文实践中去。

基于这样的领悟，我开始有意识地管住嘴，尽可能将课堂还给学生，最大限度保护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探索“人人发声、多边交流”的

实践性学习，将语文活动、言语文本、语用知识三者整合，设计出“任务驱动式”语文活动。比如在教学经典篇目《春》时设计了“以写促读”的语文写作实践，号召学生诵读、记忆这篇美文，直接吸收原汁原味的营养精华。然后开启仿写之旅，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学能力。结果是惊喜连连，小到修辞炼字的品析鉴赏，大到立意构思的布局谋划，一篇篇神形兼备的仿写文精彩呈现。这样的学习效果，不正是语文核心素养的完美呈现吗？

当我们在教学中尝试以学定教、以生为本、信任、解放学生，大胆地将课堂还给学生，积极为学生搭建展示分享的平台，师生教学相长、彼此成全的美好风景就会在前方等着我们。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云梦县实验初级中学）

## 把生活过成最美的样子

□ 李立红

我经历了课改的20年，这20年是我年富力强、不断进取的20年，我一步步登上事业的新台阶，越来越喜爱这份职业，也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做。

我感触最深的是课改倡导开发地方课程、校本课程。课改前，我一直埋头教学，只有教学意识没有课程意识，平时思考最多的是怎样把教材内容传授给学生，提高学生的答题能力。开发课程是专家的事，与我等一线老师无关。课改后，我通过学习知道了什么是

课程，为什么要开发课程，还提出了开发校本课程《锦州地方史话》的想法。

开发这门课程源于一个故事。一个已经上大学的学生暑假带同学回乡，当同学询问锦州的典故、传说时，他却张口结舌。他很感慨：上学时我历史学得最好，可是对家乡一无所知。学校为什么不讲一讲锦州历史？

对此，我也有同感。统编历史教材讲的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不能具体到每一座城市，但身边的历史往往是学生感兴趣、可触摸的，何不作为补充学

习内容？我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5.7%的学生对自己的家乡“基本没有什么了解”，91%的学生“想知道”锦州过去发生了什么。

学生的需求就是我的工作目标。开发课程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也需要编写技巧，我把这个过程当作一次学习。利用业余时间，我开始学习、查找相关资料，从博物馆到档案馆，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到寻访知情老人，甚至连父亲搜集的锦州典故旧报纸也被我翻出来。查找资料这项工作我用了一年时间，之后整理和甄别资料、编写成书也就顺理成章。

同行看到我的成果，评价其“史实生动、语言准确、编写严谨，在锦州高中教育史上是第一次”，市里专家把这个成果推荐到省历史教研室，我也在辽宁

省2003年历史年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给学生上这门课时，我带他们到博物馆参观，他们兴致勃勃地赏析千秋万岁的瓦当、精美的青铜器、陶器。当课上学习的知识得到印证，当学习根植于真实生活，教室变大了，历史也与现实“握手”了。有学生总结说：“最初听说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有些反感，以为又加了一门课。听了李老师的课却被深深吸引，这样的课一直开下去多好啊！”

这段编写经历使我由单一的知识传授者，成为地方史研究者、课程开发者，让我对教育、对历史教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开始重新审视课堂教学和职业定位：教学并不是一件告知与被告知的事，而是学生主动学习、建设性构建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自身

知识储备的厚度、广度决定着教学的高度、深度。

对学生来说，历史知识在生活中或许并不常用，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这段学习经历已经教会他们历史的思维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课堂遇见并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对历史，我始终难以割舍，心中有一个使命：当一名有光的老师，依靠专业能力站稳课堂。

其实，课改给教师带来了阵痛，被迫离开舒适区，振作倦怠的精神，开始跋涉。可一旦深入参与，就会发现阵痛一定伴随着成长。

我愿与学生一起把简单的学习生活过成最美的样子，为此我一直在努力。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

## 十年方识课改路

□ 王辉霞

从1998年毕业参加工作，我在教学一线的20载也是课改推进的20年。刚毕业时的美好憧憬与期望，曾因课堂教学周而复始产生职业倦怠，也曾因学生取得好成绩而沾沾自喜。直到2010年，我来到一所倡导读书、热衷于课改的学校，遇到了好学的同事——比我优秀的人都那么努力，我怎能止步？

少年时代，我是一个偏爱读书的人，但参加工作后整日囿于教学工作，没有真正读过一本书。来到英民中学后，我加入校读书会，在一次次共读、分

享后，阅读再次成为我的生活常态。

刚开始接触教育书籍时我很难读下去，为了完成读书心得，只能从生动的教育案例类图书开始。2017年我的阅读走向专业化，开始阅读教育教学理论专著，阿德勒的《儿童的人格教育》，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卢梭的《爱弥儿》，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佐藤学的《静悄悄的革命》等。理论书籍阅读经验与我的教学经验打通、融合，使我的专业素养有了质的提升。

读书过程中，我尝试将所学应用

到教学中。比如读完《罗恩老师的奇迹教育》，我让学生把英语关键句型改编成歌曲，大课间跳竹竿舞时边唱边跳。后来，我在网上选修了教育写作课程，了解了教学实录、教育书信、教育文学等文体的写作特点，对改善课堂教学有很大促进。在此期间，我开始每日“千字文”，一年打卡记录30多万字。

2013年，我校开始践行“五步三查”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当同事们抗拒、不习惯时，我却看到了课改真正的样子。从“临帖”到“破帖”再到创新模式，课堂教学越来越高效，我也获得了成就感。

阅读—反思—实践—分享—学习，而后我将重心转向实践，结合英语学科特点，组织学生编排中外经典故事。在剧本改编、角色扮演以及道具

服装设计过程中，学生体验到不同角色的立场，也促使他们的学习、生活发生了改变。我被教育的美好而感动，也在师生共同成长的历史中获得前进的力量。

许多教师上课带着扩音器，目的是保护嗓子。为什么要保护嗓子？因为讲话太多且音量较高。一言以蔽之，大多数教师以传统课堂“满堂灌”为主要授课方式。课改之后，我要求自己“讲在该讲之时，讲在该讲之处”，不说一句“正确的废话”——学生会的、学生可以相互学会的，一定让学生自己解决。当学生重获学习权，课堂学习效率大大提高，师生关系也更融洽。

课改20年，我从一个普通教师到备课组长、读书会会长再到担任年级主任，不仅是角色的改变，还多了引

领、示范的责任。我深知讲座这种学习方式对教师的影响不足以改变他们重复多年的授课习惯，所以我从改革教师会议模式入手，不再做上传下达的“机器人”，而是会前编辑“会议纪要”发到教师群，教师在会中自主阅读、同伴研讨、提出疑惑、分享解决、重点引申，实现全员参与。当教师体验到参与“会议”的重要性，他们的课堂教学也慢慢发生了改变，向灌输式教学说再见。

课改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当属让我破除传统思维模式，放下教师的自我中心，与学生一起探索幸福和谐的生活，与同事结成成长共同体，在阅读写作、课堂教学实践中探索教育的真谛。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滑县英民中学）

## 谁点醒了谁

□ 潘照团

配方制、茶馆式、诊断式、智慧教室、翻转课堂、可汗学院、PBL、STEAM、深度学习……课改20年，一众概念不停冲击着我，其中“境界”一词深深吸引了我。

那是2015年9月15日，温州市在乐清雁荡举办首届学术节，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裴新宁受邀做报告，提到了国内外理论界对“学习”概念的认定，其中“学习就是境界性变化”这句话吸引了我。

这种感觉缘起于一场职业梦，办一所有品质的学校。2015年秋季开门办学的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我与同事苦于觅寻，此刻却送上门来。

我反复琢磨，“境”是情境、心境、语境、处境，“脉”是脉络、脉动。学习需要从心开始，结合学生所处的环境和经验，在一定的语境中应用；学习需要建立经验脉络、实践脉络、知识脉络、文化脉络，需要产生关联互动并建立自己的结构。

我们学校是温州唯一一所设在大学城内立身的小学，坐拥高校高端资源的“境”。打通、融通、贯通需要有一个境与脉的结合，这个“境界”就是学校的生长因子。

只是在一次报告会听到一句话、一个词就带着教师擂鼓征发，那是鲁莽的，也是不道德的——学生不是试验对象，教师也不可以蛮干。我开始与同事学习，与教师一起开启了“境界”概念的本土化改造。

把“境界”一词置于实践的炼炉中当属重头戏。先做课程，让学习方式的转变“有轨可循”。我们从三级课程出发，对课程结构进行重建：“大”即育国家课程，“境”既融入地方课程，“脉”即做好校本课程。再做课堂，让学习方

式的转变“有根可培”。我们提出“三界四步境界课堂教学模式”，在“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外引进“关系世界”，并以“先验新知接境、创设任务启境、学习脉动入境、建立脉络出境”四个教学基本步骤实现三个世界的交互融合。

良性循环当然要有实践的土壤和勤于反思、笔耕不辍的习惯。自2019年开始，我连续在媒体发表9篇文章介绍“大境界课程”创建经验。温州大学教授孙芙蓉因此关注了我，邀我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慕课，分享“大境界课程”建设经验。

平台高了，我对自己的专业要求也高了，开始整理近4年基于境界学习的个人校本课程实践读本《名城联语》。

2019年参加浙江省“百人千场”专家名师送教下乡活动时，我为台州三门外国语小学上了一节定制的《联通三门·联对入门》课程，所有教学内容与设计都基于台州风土人情，课例具有100%的“境界浓度”。

不知是“境界”一词点醒了我，还是我活化了“境界”这个词语，我的教学生涯与就职学校皆因“境界”一词发生了变化。

在专业成长的路上，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作为执行校长，我自己研究，也带领团队研究，始终站在领衔开发的阵地上。校长不是一个筐，只把荣誉装；校长应是一只雁，当先进、领头干。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 走上成长之路

□ 向浩

我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二年，轰轰烈烈的课改开始了。面对这股洪流，我把“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奉为职业圭臬，近乎疯狂地往自己的“桶”里装水，大量阅读古今中外教育教学专著。在不断蓄“水”的同时，我还努力把“桶”里的水变成源头活水——潜心研究每一节语文课，每一个维度、

环节都精心设计。

因为我爱琢磨课堂教学，喜欢基于学情思考问题，我的语文教学水平飞速提高，成为专家口中“很会上课的老师”。这些成绩都归功于课改这一宏大背景，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观念革新和教学方式的转变。“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观、教学

观和学生观对我这个新教师的影响非常大，开始尝试自主、合作、探究等教学方式，让课堂真正活起来、沉下去、生长开了。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会走得更远”。自从成为区级语文教研员，我开始思考如何帮助每位初中语文教师上好课。为达成这一目标，我成立了语文教学工作室，并以此为依托开展扎实有效的主题教研活动，改变教师的观念和“教”与“学”的方式，培养了近100名教师。工作室还与高校合作，由专家引领团队教师发展，以培代训，坚持在做中学，带领他们到全

国各地送课、支教。

一个人，只能改变一个人的课堂；一个人，只能影响一个班的学生。要想让更多学生享受课改的红利，就要思考如何将“一个人”的影响扩大至“一群人”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教研活动以“学习共同体”的形式展开，人人都可以是首席。

当教研工作步入深水区，我开始不满足于手把手地教老师“如何上好一堂课”，如果能立足语文学科的本质开展教研，让学科价值得到更深刻的诠释。围绕这一主题，我潜心思考和研究，陆续撰写了100多篇文章，有的谈语文本

体属性，有的谈语文教学内容选择，还有的谈语文教师培养。

与此同时，我和团队还致力于课题研究，把问题当作研究的逻辑起点，把成果辐射开去，以影响更多教师。在教研的驱动下，全区近3万名初中学生感受到优质教育的魅力。

“让学生享受优质的语文教育”是我的教育良心，也是时代赋予我的使命。课改20年来，进步的不仅是学生，还有教师。课改，让我们共同走上了成长之路。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玉龙学校）